



旅途回望

## 情思清华

□任保国

十多年来,我家每年春节都是在上海度过的。今年,女儿有个特别安排:假日期间错峰去北京旅游。

我们在北京旅程的第一站是清华大学。那日上午,风和日丽。校园围墙外,向清华大学东门行走的人群熙熙攘攘,比肩接踵。我们随着人流进入了清华校园,发现来这里的人大多是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。我和身边的一位游客搭讪:“老同志,你好!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“我们是从黑龙江过来的,带着孙子到这里见识一下,希望他从小立志,长大了能考上清华。”这位老人家边说边笑。

我听到考清华大学,记忆便回到了孩时。在我六七岁时,经常听大人们说,庄上有位姓江的私塾先生的三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,后在东南大学任教。乡亲们每每说到对方都赞不绝口。我幼小的心灵也曾萌发出去清华上学的梦想,却未能实现。

我与那位游客边走边聊。我们有个共同的认知:考上清华读书的毕竟是少数,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从小有高远的志向,以清华精神做最好的自己、成为有价值有成就的人。

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,始建于1911年,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,位于北京市海淀区。游览中,我们仿佛置身在偌大的公园里,近春园、荷塘月色、工字厅、怡春院、古月堂等景观散布其间。校园里遍布水系和花木,它们与建筑一起创造了雅致和谐的校园风光。清华大学文化底蕴深厚,建筑设计充满了文化气息,让这所名校在校园美学方面独具特色。清华大学设置文、理、工等多个学院和系科。文学院下设的中国文学院曾有朱自清、闻一多、胡适、陈寅恪等名家名师任教。我带着小孙女在闻一多先生塑像前留影,期望先辈爱祖国、爱人民的崇高品质和情怀世代相传、源远流长。

记得1983年2月的一天,在北京卫戍区警卫四师服役的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,一进馆便看到一排排书柜、一条条走道,大开眼界。据悉,清华大学图书馆由图书馆总馆及文科、美术、金融、法律、经管、建筑等六个专业图书馆和若干院系资料室组成,实体馆藏总量562.45万册。1973年开始,我曾在北京某政治部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工作三年多时间,这段时光照亮了我的一生。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,提升了文化知识品鉴能力,书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这次旧地重游,我想再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看看,遗憾的是当天不对外开放。我便在门前留了一张影,“仰望星空”,表示对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敬重和留恋。

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的清华校训是永远的。它将培养塑造更多的优秀人才,传承延续中华文化最深沉广博的底蕴。

短暂的清华行,收获满满。我看到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实力,看到了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,看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希望。

边走边想

## 一路走

□何云旺

从新四军纪念馆出来,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,沿着馆西侧的文港路,缓缓而行。一路慢骑,一路瞄,我的胃命令我,赶紧找一家小饭馆。

过了一个路口,又回转过来。路,正在修,七零八落的材料,还有封挡夹芯板,也是路上的不速之客,显得突兀,让原先的路有些尴尬。就像个没有来得及化妆妥当就匆匆上台的小生。看样子,将焕然一新。可居、宜居、美居,这三部曲,是时间的见证,也是时代的使然。六大碗酒店门前晒着香肠,那是一种独特的腊味。八大碗和六大碗,是盐城西乡宴席的代名词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为了凑齐一桌像模像样的酒席,真是难煞人呢!八大碗、六大碗取其数字里蕴藏着的好彩头,既有了面子,也有了里子,流传至今,成了盐城宴席的传统文化之一,在唇齿间流传。我停步朝店里瞅了瞅,觉得一个人进偌大的酒店,似乎不太合适。

只得继续向前,路北有一家关着门的早餐店,还有洗车店,超市等,这儿的店铺皆是一楼门面,二楼以上住宅,人家的晾衣杆上飘扬着花花绿绿的衣服、被单之类的。无奈,我的视线越过马路,越过夹芯板墙,穿过稀疏的柳条,在路南的一排店铺门楣上的招牌间——检索。西头有一家土菜馆,土菜馆隔壁是富安鱼汤面店,东头有一家私房菜。来到了私房菜门前,推门见别有洞天。不大的门脸里,暗藏玄机,右手边过一道窄门,内有更加窄的走道,走道串起一个一个包厢,如果直接下三四级台阶,是一个小厅,三张小桌,左边一张小方桌,右边两张小条形桌,我选了一小桌,放下包,坐定,要了一盘家常肉丝,有荤有素,荤的是猪肉丝,素的是青蒜,青蒜正当时,配肉爆炒,很香很下饭。再向前,是厨房。再说楼上,是个室内阁楼,像这种小饭店,总是要将空间利用到极致的,这份精打细算,正是日子生香的秘密所在。对于普通人来说,谁家没有一个拥有如此智慧的当家人哩?

其实,这种小饭馆,常常是一个城市街巷的灵魂所在,无论是首都北京,还是省城南京,或是老成都,概莫例外,盐城自然也不例外。一个城市

有光鲜亮丽,不染纤尘的一面,比如那些星级酒店,也有隐匿尘烟里的普普通通。就像这些小饭馆、小商店、小摊子等,虽小却不可或缺。我左边的一桌,两个中年男人,一瓶酒两个人分,你来我往,把酒言欢,天南海北地侃,麻将、人品和老婆,一口酒菜,几句话道尽人到中年的百般滋味。菜还未来,我拿着碗筷,到厨房找水池冲洗,烧菜的是个胖墩墩的男人,煤气灶的火头猛烈无比,这里是他的主场,锅碗瓢盆的叮咚里,是一家人的吃喝拉撒,是一家人的岁月温暖。见我拿着碗,忙递话过来,要给他来,我看他忙上忙下,忙说不用,小事而已,让他先忙着。

不一会儿,来了三五个客人,有男有女,是一大家子,人未到,声先闻。小店里顿时热闹起来。“小吴,小吴……”夹杂着油烟机、煤气灶或轻或重的脚步声跑出厨房,冲上台阶,“随便坐,随便坐……包厢里有……”没有客套,单刀直入。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出,来客就是附近的居民,是老主顾。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,风一样跑进厨房,一瞅眼,一转身:“就小吴一个人忙着啊!”又是查点小吴的媳妇,又是查点老人怎么不来帮忙,“一个人忙得不轻呢!”女人和家人念叨,“待会我们自己上菜,不要小吴忙……”在生活中有一种熟悉,叫理解。人与人之间,因为理解,所以欣赏。在小饭馆里,我如同看了一场生活剧——寻常百姓的日子。

不知不觉间,我已一碗饭下肚,又自己添了一勺饭,虽只有一道菜,却吃得挺香,回味无穷。那是一种流淌在小饭馆里的寻常感动,比什么菜都下饭。对此,我心知肚明。扫码结账,价格公道得很,可以说是价廉物美。

我出门,走在路上,从东到西,从西到东,我浏览着一家一家店铺,我想这里的人日日走过的路,日日路过的店,日日遇见的人……这些店铺就像时间的守护者一样,一辈子,或许更久。

城市是群居的大部落,此间,大多是以街巷为市,这条路叫鲁艺路,我在沿着河边的路牌上,看见了她的名字。原先,这里曾有鲁艺中专,路因校而名,即便是校址另迁,而那份“鲁艺基因”,一直在,一直在的。

风情写真

## 误入“桃花源”

□唐树华

如果你误入桃花源,就像陶渊明笔下的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一样美好恬静,远离了纷扰喧嚣的都市,你的心境怎样?

友人从上海回故乡,我们亲友团到高铁站恭迎。友人全家早年从上海下放到苏北,后当兵转业至上海工作。离开响水已有三十多年了,我们特意安排一个叫“书香小院”的地方。

车子左拐右转进入乡村小道。一座座农家小院有的是小别墅;有的是两层上下;有的是小瓦房。一块块麦田被墙沟分割得整整齐齐,还有一些没来得及收割的稻子好像已经入眠,尼龙绳围挡的螃蟹养殖池旁,老板与农夫左一筐右一箩过磅、点钞,丰收的喜悦在笑声中飞扬。

灯火稀疏,万籁俱寂,乡村宛如提早进入了梦乡。忽然,远处星星点点,且明且亮。哇!到了,前面就应该是。果然,看到了一片璀璨的灯光,那是斑斓的霓虹灯照射的七彩花。

农家小院的龙门上“书香小苑”四个正楷大字跃入眼帘。正前方颇有艺术的文化墙上,用镂空的实木板打底,麦穗纹理,射灯彰显:“一个藏在农村深处的小酒馆”。我随手举起手机镜头右移,又看到了竖排的四行字:“雅趣院中花蕾绽,张家小院墨书香;小院茶香越过墙,满窗月色闻花香。”尽管平仄押韵有瑕疵,但充分表达了主人的心愿。

举目张望,红砖黛瓦,有时光记忆馆,生产队大食堂,庄稼馆。进入茅草苫顶的门楼,穿过甬道仿佛置身于一片世外桃源。潺潺流水,瀑布直下。葡萄架搭起的走廊,八角凉亭,白色藤条弯曲的拱门,金橘、银杏、海棠一树一树的果实压弯了枝条,树梢点缀的小电珠,灿若星辰。整个土地铺设了天鹅绒草坪,脚踏之上仿佛柔软的绿地毯。正在开花的月季、杜鹃、茶花、菊花绰绰影影,婀娜多姿。

“上菜喽!”只见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人,端上一盘大鱼放到桌子上。“哇,好大呀!”我估摸着能有一米多长,十五六斤重。老板说:“被您猜对了,十五斤六两。”有人迫不及待地伸筷子,我突然叫了一声:“不动,让我拍个照。”老板说:“这是沂河里野生青鳉子,是我从几个生意人手中‘抢’回来的。”听了之后我们惊叹不已。草鸡蛋、山芋藤、桑树枣子、野生鳊鱼、刀鱼依次开吃。

众人微醺,蹒跚摇晃迈小酒馆。小老板将一行人引进了记忆馆,大门两旁分别挂着一串红辣椒干子和一瓣大蒜坨。

进屋以后,怀旧的元素让我们眼睛一亮,噢,这房间、物件摆式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缩影么?八仙桌、太师椅、麦穗、芦苇、簸箕、笆斗等放在角落。一只老式的卡式收录机播放着“我们的家乡,在希望的田野上……”

小院的主人告诉我:他在城市拼搏了十几年,长期在他乡厌倦了、也累了,总想回归故里创业,让城里人尝尝土味,把城市人的钱装入乡下人的腰包中。也许,这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的新理念吧。

